

长篇小说



战火

骆焯
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短篇小说



战火

骆
焯
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战火 / 骆烨著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6.9
ISBN 978-7-5171-1975-3

I. ①战… II. ②骆… III. ③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07049 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责任编辑: 肖凤超
封面设计: 徐 晴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 22.75 印张
字 数	360 千字
定 价	48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975-3

锋利的释放和探索

麦 家

这位精力充沛、眼神流露出锋芒的小伙子，我猜想他的阅读经历中缺乏太宰治《人间失格》这类充满危险情绪或是德里达《论精神》这类“不可思议阻碍着思考”的记忆。它们是软的，他是硬的，锋利的。他仅仅是站在那里，便如同一柄出鞘白刃的寒光，出人意料地构成了立体而完整的锋利空间——这不仅是氛围或氛围的描述，更多的是属于精神范畴。这样的精神进入文学作品，大抵会使人心有所感，胸襟一阔。

《战火》书如其名，写的是一派战火：1937年的华东大地，抗战烽火连天，日寇铁骑带来的恐惧不是逐步发展的，而是像午夜噩梦一样，突如其来，明快而有力，诸暨名士铁明理一家的鲜血无疑是化繁为简的常用技巧。恐惧和罪行的张力，带来了简短而直观性的同仇敌忾，为整部作品倾向于传奇故事可能生发的波动情绪较音定调。这样的调性无法以文雅形容著称，似乎也缺乏代数那样清晰强硬、一成不变的逻辑，它具有复杂的弹性，让人不禁为基本音级的埋没而担心。或者，作者对难度的设定脱离了简单和弦或消解的程度，他要彻底地释放自己率性的冲动和怒气。

《战火》与骆烨之前的作品多有不同，小说的矛盾始终跳跃在一个恰当的激烈高度，情绪饱满，整体强劲有力，有些篇章，有惊喜。譬如第二章，游击队员闯关黑虎山，简短千字，阅读趣味和人物个性跃然纸上。这类戏剧性的插曲需要作者从技术和心理上着手革新，他试图通过类似中国软笔艺术动作灵巧和突然性的笔墨展开，开展故事，举重若轻，于无声处扣人心弦。换个角度

说，我在本应痛苦折磨的地方，看到了温文尔雅的一面。向前进这个人物，具有堂吉诃德的愿望、李寻欢式的能力和艾德蒙·唐泰斯式的智力，给人印象深刻。这样的人物与孙犁先生在荷花淀的抗战小说里的人物有着迥然。

在许多人长久以来的认知里，抗日题材的文学作品往往包括两个部分：一部分拥有意识的觉醒、肉体的牺牲和灵魂的升华，另一部分则是最深的黑和疯狂的恶。这样的认知其实是一座巴士底狱。造成如此认知的原因，无非抗战小说和影视剧数目是如此繁多，也许比我所能想象的更多。多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它们情节的雷同，常识的确实，叙事手法的单一幼稚：大多数内容彰显了大多数作者创作上不可救药的原创力的贫乏。骆烨在这里，在最激烈的战壕里，充分表露了他明朗的野心，他要用《战火》揭竿革命的红旗，挣脱准则的、罗曼蒂克的、于想象的、另辟蹊径的、自成一派的冒险。冒险也是一种原创力，至于他不甘心步人后尘。

总的说，我对《战火》的文字持有一定的保留。孙犁先生的文字闻着是有味道的。好在作者还年轻，文学的路才刚开始，只要肯努力，一切皆有可能：越努力，越幸运！

麦家：著名作家、编剧。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，茅盾文学奖得主，著有长篇小说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等。

| 第一章 |

战争对于人类来说，是最大的灾难。而我们的民族却遭受了无数的灾难。

千年的老城墙，青石垒砌，沉淀着历史的厚重和时代的变迁。战火的痕迹在城墙上肆虐，遍地都是哭嚎声。

城墙上，依稀可以辨认出三个大字：中水门。

中水门，唐朝开元年间留下来的老城门。这是浙江地区的一座小县城，名叫诸暨，曾是越国的古都，四大美女之首西施的故里。

城墙下看不到人烟，战场显然已被人打扫，没有尸野遍地，却充斥着浓烈的血腥味，战火还在燃烧着。

这是一幅战争后的画面，残酷与狰狞，死亡与恐惧。

时间在这一刻仿佛是静止的，没有风吹，没有草动。直到远处的马蹄声，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。

日军大佐武田正雄正骑着高头大马，率领着日军往诸暨县走来，这个身材矮小但体格壮实的日军头目，满脸的横肉带着骄横得意之色，此刻正酝酿着血雨腥风。武田的得力手下山本一郎和龟田英夫也骑着大马，跟在武田的身

后，飞扬跋扈。

原先的县长办公室，现在已经被改造成武田联队的作战指挥部，上面挂着太阳旗和诸暨县地图。武田正雄召集了众日军军官开会，同时也有皇协军的团长韦二明等人以及诸暨县的一些乡绅。韦二明此刻正点头哈腰地站在武田正雄面前汇报着：“这个铁明理据说是前清时期第一批出国留学的精英，在诸暨县是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，几代下来，声名远播。属下认为出任诸暨县县长是在合适不过的了。”

武田正雄满意地点点头，这个铁明理他早有耳闻，不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横溢，更因为铁家一直有个传说：铁家有宝藏，富可敌国！想到这，武田嘴角不自觉地上扬：“山本君，明日你就去拜访拜访铁明理先生，请他出任新县长。”山本一郎与武田正雄对视一笑，心已会意：“嗨。”

烈日当空，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内，传来一阵阵急促的电报声，新四军战士忙碌着，呼吸着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紧张的味道。

向前进、小四川、周杰、阿魁、石英五人列队站在纵队司令何司令的面前。何司令神情凝重：“诸暨县是浙东地区的咽喉要塞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如今被日军占领，这对我们非常的不利，所以，我们新四军必须将诸暨县给夺回来。”

这时，向前进站了出来，向何司令敬礼：“何司令，向前进一定全力以赴完成任务。”向前进说完，小四川、周杰、阿魁、石英等人也跟着敬礼：“保证完成任务。”

何司令欣慰地拍了拍向前进的肩膀，看着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毕业于黄埔军校，却从不自负，清秀俊逸的脸庞，却一脸的刚毅和决然，何司令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向前进知道，现在抗战困难时期，他能带走的兵力不多，接下来如何去招兵买马，组建当地的武装力量与日军侵略势力抗衡，是重中之重。这是项艰巨的任务，他的肩上扛起了前所未有的重任。

次日一早，山本一郎率领着一队日军来到铁宅，山本一郎从军用三轮摩

托车上下下来，他手握军刀，抬头看了一眼匾额“铁宅”两字，随后径直走进铁宅。一队全副武装的鬼子兵紧接着跟了进去。铁宅管家来福见状予以阻拦：“真是对不起，我们老爷身体不适，不能招待各位皇军。”山本一郎根本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，边走边说：“既然铁老先生身体不适，那我山本今天一定要亲自探望。走。”管家吓得后退了两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这时，铁明理走了过来，他咳嗽了几声。山本一郎看见铁明理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呵，看来铁先生是真的身体不适？”铁明理又咳嗽了一声：“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十天一小病，半年一大病啊。”

铁明理在小女儿铁胜兰的搀扶下，走到了客厅里，坐了下来。山本一郎的眼神落在了铁胜兰身上。铁明理也注意到了山本一郎的眼神：“山本先生也请坐。”山本一郎的目光又转向铁明理，没有坐下来，他笑了笑：“但我听说，铁先生在半个月前还出了一趟远门，据说还是亲自开车的。”铁明理一愣，但还是不动声色，他保持着镇定的样子：“来福，怎么不给山本先生泡茶？”山本一郎手一挥：“不必了，我来铁宅，不是来喝茶的。”

铁明理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：“不知山本先生此行前来，有何贵干？”山本一郎拱手，但语气极其嚣张：“在下奉武田大佐之命，来请铁先生出山。”铁明理惊讶：“出山？”山本一郎道：“对，请铁先生出任诸暨县县长一职。”铁明理声调不高却义正词严：“恕铁某不能答应。山本先生，铁家列代读书经商，就是没有出过当官的，况且铁某真的是老了。”

山本一郎阴阴地看着铁明理，坐在椅子上：“铁先生，我们武田大佐对你很是尊敬，但是请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铁明理此时咳嗽起来，咳得很用力。铁胜兰给铁明理抚背：“爹爹，我扶你回房休息。”铁明理摆手：“不碍事。”山本一郎一直冷冷地看着铁明理，又色眯眯地看着铁胜兰。

山本一郎扭曲了脸：“铁先生，你不想当县长也可以，只要你说出一个秘密。”铁明理看着山本一郎，没有说话。山本一郎凑近铁明理：“告诉我太平天国的宝藏藏在哪里，把宝藏献给大日本天皇，一切都好商量。”铁明理突然大笑：“哈哈，这种江湖传言，没想到你们也信，可笑至极。”山本一郎怒拍桌子：“八嘎牙路，皇军的忍耐是有限的。”铁明理淡然地站了起来：“既然如此，送客。”

铁胜兰怒目相瞪，做了个请的姿势。山本一郎一把抓住铁胜兰的手：“如此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抓起来，把她带到那小屋里去，她是你们的了。”两个鬼子兵淫笑着把铁胜兰抓了起来，往小屋拖去，铁胜兰大叫着：“放开我，爹……救我。”

“混蛋。”铁明理气得浑身发抖，想要冲上去，但被山本一郎一把挡开。来福也冲上来：“你们快放开小姐。”山本一郎突然拔出了刺刀，挥手一刀，刀尖从来福的脖子上划过，顿时一股鲜血喷了出来。来福瞪大眼睛，倒地死去。铁明理愤怒地大叫：“屠夫，畜生。”山本一郎阴阴地一笑：“铁先生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”

“呸，我铁明理就算是死，也不当汉奸。”铁明理义正词严。山本一郎朝着鬼子兵右手一挥，鬼子兵迫不及待地将铁胜兰推进了小屋，屋子里传出来鬼子的淫笑声，和铁胜兰恐惧的叫喊声：“不要，救命啊，爹，救救我。”铁夫人对着山本苦苦哀求：“求求你，放了我的女儿啊，求求你们了。”屋子里传来铁胜兰挣扎的声音：“救命，救命啊……”

铁明理极其痛苦地挣扎着，突然，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徒手夺下了身边一个鬼子兵手中的刺刀，向山本一郎猛刺过来：“小鬼子，去死啊。”眼看着刺刀已经逼近山本一郎，山本一郎惊慌地退后了一步，拔出手枪。子弹穿过了铁明理的胸膛，铁明理看着山本一郎，手中还紧紧地握着刺刀：“小鬼子，我铁明理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。”山本一郎彻底被激怒，对着铁明理又开了两枪。铁家老小都惊恐地叫了起来，铁夫人扑在铁明理的身上痛哭：“老爷，老爷你醒醒啊。”

“日本人杀了我们老爷，我们跟他们拼了。”铁家人奋起反抗，山本一郎杀红了眼：“关上大门，不准任何人出门去。”

铁家小丫鬟喜子吓得往后躲去，却被一个冲向日本人的铁家壮汉撞倒，脑袋撞在了水缸边，晕了过去。

大门被重重地关上，鲜血染红了整个铁宅。

而在诸暨县的另一端，有这么一伙人正风尘仆仆地操办着一件大事。

崇山峻岭，悬崖峭壁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，这是人烟罕至之地，但对于土

匪而言，恰恰是天时地利的老巢首选，这就是令诸暨县百姓闻风丧胆的黑虎山。

黑虎山大当家王天霸率领着二当家刘彪、三当家花千朵、四当家豹子头、五当家毒狼、六当家童阿发一千土匪下山来。花千朵一副英姿飒爽的样子，在一堆男人中，显得尤其夺目。王天霸他们几个土匪当家人骑着大马，呼啸着，手拿双枪，如烈风一般，疾驰而下。

一列疾驰的火车开向诸暨县。

火车车厢里，燕京大学青年教员铁胜男和她的同事马致远正坐在这列火车上。铁胜男一身男装，显得格外的清秀隽美。三个日军士兵背着枪，从铁胜男他们身边走过。马致远看了一眼日军士兵，轻声道：“胜男，我听说诸暨县已经被日军攻破。”铁胜男一脸无惧的样子：“怎么，怕了？我又没叫你跟来。”马致远笑了笑：“有什么好怕的，我马致远是良民。”铁胜男有些鄙夷地看了一眼马致远，没有接话。不知为何，这几日她总是心神不宁，也不知是否是因为这个马致远非要跟着她回家拜见她的父母。想到这，铁胜男又看了眼马致远，心生反感。

就在这时，一声女人的尖叫声传了过来：“啊——救命啊，放开我。”一个鬼子抓着一个年轻女孩，放荡大笑：“嘿嘿，花姑娘，你的，别想逃走，跟我们一起来，好好的，玩玩。”女孩被日军追赶着在车厢奔跑，一个跟头栽在铁胜男面前，鬼子顺势扑了上来。女孩害怕地挣扎着，柔弱的身躯在鬼子面前是如此渺小。铁胜男瞪大着眼睛，眼看鬼子们已经撕开了女孩的衣服，女孩声嘶力竭地哀嚎：“救命啊，救命啊。”铁胜男满脸通红，忍无可忍，正要站起来，却被马致远一把拉住：“不关我们的事，你不要冲动。”

铁胜男一听却更加生气，“噌”的一声站了起来：“日本鬼子之所以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为所欲为，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看客坐视不理，无视就是纵容！”铁胜男说完，整个车厢里的中国乘客们却很是害怕地低下头去。但在车厢后座，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看向了铁胜男。他的拳头已然紧握，似乎还在等待着时机。他的手下阿魁刚要站起来，也被他的一个眼神制止了。

铁胜男说完，大步走到鬼子面前，对着这个叫犬养健的施暴者大声怒吼：“听着，你们脚下踏着的是我中华大地，在这里为非作歹，你也要问问我们泱

决中华数万万人民同不同意？”犬养健怒骂：“你的？不想活了？”马致远害怕地跟在铁胜男身后：“铁老师不要管这事了。”

“哼，今天这事我管定了。放开她。”铁胜男说完去扳犬养健的手腕，犬养健发怒，一把甩开了铁胜男，铁胜男差点摔倒，戴在头上的帽子掉落下来，秀发披肩散开。众人惊讶地瞪大眼睛，他们没有想到铁胜男竟是个女子。犬养健更是瞪大了狼一样的眼睛，他重重地咽了一口口水：“呦西。”

向前进一直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，但是他还是保持着一副镇定的模样。他的手下小四川、阿魁、周杰、石英他们已完全按捺不住，眼巴巴地等着他们的队长向前进发出号令。

而此刻，王天霸带着一众土匪埋伏在了虎扑岭上，他的嘴巴上含着一根狗尾巴草，一副悠闲的样子。火车疾驰而来，带起了一阵风声。风声顺着火车吹向虎扑岭。

犬养健淫邪地看着铁胜男，向铁胜男扑了上去，铁胜男一低身，抓来了犬养健腰间的手枪，她假装转身要逃走，被犬养健一把抓住，铁胜男顺势挣脱，摔倒在地上，犬养健还想扑上来，铁胜男用枪对着犬养健：“别动，不然我开枪打死你。”犬养健停住了脚步，但他脸上毫无惧怕之色：“花姑娘，呦西呦西，我喜欢。”铁胜男拉响枪栓：“退后，往后退。”马致远紧张地劝着铁胜男：“胜男，不要，不要开枪啊。”铁胜男怒吼：“闭嘴。”

向前进看着铁胜男，顿时对这个女老师的气魄有了些敬佩之情，他的拳头再次握紧，随时准备出手。

犬养健吃准了铁胜男一副斯文的样子不敢杀人，朝着铁胜男步步紧逼。铁胜男紧紧地握着枪往后退了几步，虽说日本鬼子人人得而诛之，但她毕竟没有杀过人，手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，她开始害怕：“你不要逼我……”犬养健吃准了这点，淫笑着扑上来：“花姑娘，来吧。”犬养健正要扑到铁胜男的身上，突然“砰”的一声枪响。

火车车厢里，空气顿时凝固住了。

枪声顺着风声，隐隐传来。王天霸吐掉嘴里的狗尾巴草，转头对四当家豹子头说：“老四，干活了。”豹子头兴奋：“得令。”王天霸看着火车的方向，一副淡定的样子。

犬养健瞪大着惊讶的眼睛，他至死都不敢相信自己会被一个小姑娘杀死，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胸口，胸前冒出鲜血来，如同盛开了一朵漂亮的花朵。铁胜男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扣动扳机，手枪从她的手中掉落下来。马致远还愣在那里，他颤抖抖地说出一句话来：“铁老师，你杀人了。”犬养健慢慢地倒下去。顿时整个车厢一阵骚乱。这时，一队日本兵从另一节车厢进入这节车厢，带头的是日军中尉武田信玄。

鬼子向铁胜男扑过去，马致远终于冲过来，拉住铁胜男：“快跑。”铁胜男和马致远想要逃出去，武田信玄看到了他们，一个飞身过来，已挡在了他们面前：“八嘎。”武田信玄拔枪瞄准铁胜男，铁胜男瞪大了眼睛，突然，一个杯子向武田信玄飞了过来，正好砸中武田的手枪。向前进一个飞身，一脚踢向武田信玄，武田信玄连连往后退了几步，向前进对着铁胜男大喝了一声：“快走。”铁胜男看着向前进，猛地点点头，转身往后退去。武田信玄还想去抓铁胜男，向前进挡住了他的去路。武田信玄气急败坏地攻击向前进，向前进一低身，躲过了武田的拳头。

“队长，我们来帮你。”阿魁见状向武田信玄撞了过去，武田被撞倒在车窗边。周杰带着铁胜男和马致远往后面撤退：“快走，往这边走。”

“别让他们逃走。”武田信玄突然一把抢过身边日军手中的枪，对着向前进射击。车厢里的乘客乱做一团，恐慌的尖叫声和孩子的哭声在枪声中穿梭。

子弹忽然飞向一个小孩。向前进奋身扑了过去，抱着小孩子避开了子弹，随后把孩子交到孩子妈怀里：“快，往后退。”

武田信玄猛冲了上来。向前进和小四川、阿魁往后退去。众多鬼子向他们围攻过来，向前进命令道：“小四川，你带着他们先撤退。这里交给我和阿魁。”

“是。”小四川应道。向前进说着向冲在前面的鬼子攻击过去。小四川一个翻身，已跳到铁胜男他们那边，他顺势还击倒了一个鬼子。小四川带着铁胜男他们往另一节车厢逃去。

向前进见铁胜男他们已退到另一节车厢，他对着冲上来的两个鬼子，猛地来了一个扫荡腿。这两个鬼子扑倒在前面，向前进一把夺过了鬼子手中的枪，迅速地把一把手枪扔给了阿魁：“阿魁，接着。”

一阵激战。

埋伏已久的土匪花千朵觉得情况有异：“不对，怎么会有枪声，难道有人先我们一步下手了？”王天霸一脸不屑：“行动。驾——”

王天霸蒙上了脸，其他土匪也蒙上了脸。王天霸一鞭子打在马屁股上，胯下的烈马顿时奔跑起来。

“大当家的，等我。”花千朵说完跟了上去。刘彪他们一千土匪亢奋地跟着王天霸奔跑起来，紧接着传来他们欢快而狂妄的呼啸声：“唔，唔——”

马队向铁路轨道的方向呼啸而去。此时，向前进和阿魁已经撤往另一节车厢，武田信玄带着日军士兵追了过来，正准备二轮交战，一个小鬼子朝着窗外惊呼：“有敌人。”

王天霸率领着土匪们向火车追过来。火车在快速飞驰，土匪们骑着马在追赶。率先抵达的几个土匪已开始攀爬火车。

日军机枪手迅速反应过来，打开车厢大门，把马克沁重机枪架在了那里，对准了冲上来的土匪。王天霸看到了火车里面露出来两架重机枪，立即发出号令：“有危险，停止进攻。”

土匪们急忙拉住马缰绳，但已经来不及，鬼子机枪手已开始对着土匪们扫射。冲在前面的几个土匪被子弹打到，从马上摔了下来。王天霸一阵口哨，土匪队伍分成三队散开，一队正面进攻火车上的鬼子，一队往前追赶，另外一队绕到了后面。王天霸使出双枪，躲闪着射过来的子弹，竟然从正面向鬼子机枪手杀了过去，王天霸左右开弓，两颗子弹先后向鬼子机枪手打了过去。

火车上的机枪手一个侧身，躲过了一颗子弹，但随即另一颗子弹飞射过来，打在了他的脑袋上，机枪手倒地身亡。王天霸得意地仰起了身子，吹起一阵长口哨。

向前进伺机来到铁胜男和马致远的身边：“快从火车上跳下去。”马致远看了一眼疾驰的火车：“这，这，这怎么可能？会摔死的。”向前进怒：“那就等着被鬼子打死。”

铁胜男一脸担心：“那你们怎么办？”向前进道：“我们自有办法。你们先跳。”这时，传来阿魁的声音：“队长，我快挡不住了，没子弹了。”向前进一边狙击着前面的日军，一边催促铁胜男：“快，来不及了。”铁胜男既感激又内疚地看了眼向前进，然后打开车门，拉起马致远的手：“就算摔死，我也不能

连累他们，再见。”铁胜男说完，毫不犹豫地闭上了眼睛，跳下火车，马致远吓得大声喊叫：“啊啊啊……”铁胜男和马致远被重重地摔下火车，铁胜男突然看到王天霸的马队向火车追了过来，她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，此刻，她似乎忘记了疼痛。

王天霸又是一阵口哨声，示意土匪们上火车，刘彪一马当先，挥动着手中铁链子，钩住了火车，随后一跃身，跳到了火车上，随后又有几个土匪跳到了火车上。花千朵把枪咬在嘴里，从马背上站了起来，一个漂亮的飞跃动作后，她也跳上了火车。王天霸对着花千朵竖起了大拇指。

向前进见铁胜男他们已成功跳下，随即发出号令：“听我命令，迅速撤退。”众人接到指令，纷纷往后撤退，向车窗外跳下去。

武田信玄气急败坏地大吼：“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掉。”鬼子向向前进包围过来。向前进打光了枪中的子弹，他刚要往车窗外跳出去，武田信玄扑上来，抓住了向前进的脚，向前进一个翻身，已跃上了火车车顶。

武田信玄和向前进在火车顶上交起手来。这时，王天霸也向火车上跳上来。武田一惊，向前进抓住机会一个拳头打向武田信玄，武田差点摔下火车去，但他很快用手抓住了火车上面的手把，一跃身又回到了向前进面前。

王天霸看着向前进和武田信玄打斗了一阵，笑了笑：“你们慢慢玩。”王天霸说着往火车车窗里面跳了进去。刘彪见到王天霸，便上来汇报：“大当家的，军火就在最后两节车厢里。”王天霸开心：“好样的，老五，你去把最后两节车厢的链钩断开，保证前面车厢里老百姓的生命安全。”毒狼道：“是。”

火车司机正看着前方，突然他惊讶地张大了嘴，闸弄口的位置上，正燃烧着熊熊烈火。火车司机连忙拉下了刹车，火车顿时慢了下来，火花在铁轨上四溅开来。豹子头带着几个土匪等候在闸弄口，兴奋地准备干架。

火车恰到好处地停在了烈火前端，豹子头带着众土匪冲向了藏有军火库的车厢，刘彪也随后赶到，几乎不费吹灰之力，就将守备军火库的几个小鬼子全部消灭了。军火库车厢里摆满了机关枪、手枪、汤姆森冲锋枪，还有小钢炮、手雷等武器。王天霸又是一阵口哨。土匪们都“哈哈”狂笑起来。王天霸拿起身边一把勃朗宁手枪，把玩了一下，随后插在了皮带上。

武田信玄和向前进还在交手，他已经有些筋疲力尽。当武田信玄看到军

火库被劫持，他完全暴怒了，对着向前进怒吼：“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”向前进擦掉了嘴角边的血丝：“呵，中国人。”

“八嘎牙路。”武田信玄继续向向前进猛冲过来。向前进差点被武田信玄甩到火车外，向前进抓住了火车顶部，武田抓起了地上的刀子，对着向前进再次刺过来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王天霸冲着向前进喊了一声：“兄弟，接枪。”

王天霸迅速把刚才那把勃朗宁手枪扔给了向前进，手中那块虎头牌也不小心一起扔了出去。手枪和虎头牌都落入了向前进的手中，武田信玄的刀子已经逼近向前进的眼睛。向前进迅速扣动了扳机。一声枪响，子弹击中武田信玄的脑门。武田信玄往后倒去，刀子也飞了出去。

天色已近黄昏。

铁胜男往小山坡跑去。马致远在后面追赶，关切道：“铁老师，胜男，你慢点跑，当心点。”铁胜男跑到小山坡上，有些忧虑地看向远方，自言自语：“他们应该不会有事吧？”马致远安慰道：“放心吧，贵人自有天助，我们先休息下，这离诸暨县应该不远了，天一亮我们再赶路吧。”铁胜男遥望着远方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
武田信玄的死讯很快传到了武田正雄的耳朵里，武田信玄是武田正雄唯一的亲弟弟，瞬间，日军指挥部的气氛降至冰点，武田正雄手握军刀，怒目圆瞪，杀气蔓延开来。

而黑虎山上的聚义厅里却一片欢腾，中间堆放着王天霸他们抢夺来的冲锋枪、小钢炮等武器，很多土匪第一次得见，都好奇地围看着。

王天霸得意洋洋地坐在虎皮椅子上，他的身边跟着他的两个女人花好和月圆，她们穿着旗袍和高跟鞋，分外妖娆。

众土匪欢呼起来：“大当家的威武，威武。”王天霸格外高兴地端起酒杯：“来，给大家上好酒，今晚上咱们兄弟不醉不归。”底下又是一阵欢呼声：“不醉不归。”

夜幕降临，向前进和小四川他们来到诸暨县县城外，观察着城门口的动

静。城门口，大批的鬼子兵在把守着。

这时，城头上的探照灯照射过来。向前进他们连忙低下头去，灯光转过去后，向前进小声道：“走，离开这里。”

“去哪？”小四川问。

“黑虎山。”向前进说完，看了下手中的虎头牌。

酒过三巡，聚义厅里杯盘狼藉。豹子头已喝得醉醺醺，一副要和人打架的样子，花千朵在一旁拉架。刘彪喝了酒也壮了胆，偷偷看向月圆坚挺的胸部，忍不住咽了口口水。

这时，王天霸站了起来：“兄弟们，酒足饭饱，爽不爽。”聚义厅里的土匪又躁动起来：“爽。”王天霸站了起来，亢奋道：“那现在我王天霸说，还要干一票大的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”

众土匪都相互看着，窃窃私语。豹子头的酒也醒了一半：“大，大当家的，难道你还要去劫鬼子的军火？嗨，这回别叫我去放火了，我要爬火车。”王天霸摆了一下手：“鬼子军火不劫了。”花千朵好奇道：“那大当家的，你要劫什么？”王天霸笑了笑：“嘿嘿嘿，宝藏。”众土匪开始窃窃私语。

王天霸继续高谈阔论：“对，有了这批宝藏，我们不但可以购买大炮，还能买飞机，买坦克，还有，我要建造学校、医院、教堂，在这方圆千里，不，万里，建成一个理想国。”

众土匪面面相觑。

铁胜男和马致远也踏上了行程，他们坐在一辆牛车上。虽是秋日了，但天气还是很热，铁胜男满脸是汗水，她有点焦急，心虚得厉害：“大伯，到枫桥镇还要多久啊？”老汉宽慰道：“哎，丫头，你也别着急，再过两个钟头就到了。不过我提醒你们啊，现在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诸暨，你们最好还是小心点。”

马致远看了一眼铁胜男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又把话给憋了回去。牛车继续往前走着。

| 第二章 |

当王天霸带着土匪们走进铁宅大院，这个行走在腥风血雨之中，见惯了战争与死亡的土匪头子也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，只见铁宅上下，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，有年轻力壮的青年男子，更多的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弱妇孺，他们血肉模糊，死不瞑目。

“小鬼子可真够残忍的。”王天霸不忍再看，闭上了眼睛。

“大当家，那我们还要找宝藏吗？”豹子头问王天霸。王天霸皱着眉头：“铁宅刚发生血案，这个时间找宝藏，太没有人性了。不找了。”王天霸说完，环顾四周：“铁明理也是个有骨气的人，死后竟没人收尸，豹子头，找块地把他们埋了吧。”豹子头应声：“是。”

就在这时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众人望去，只见铁胜男推门而入。看到了院子里的场景，铁胜男震住了，她的脑袋里猛然间一片空白。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瞪大眼睛，却又是一阵头晕目眩，差点摔倒，用尽全力扶住了大门。